

天地岁月

TIAN DI SUI YUE

于慧彬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PDG

目 录

不死的灵魂	1
中兴之路	19
康宝勋和他的环境学说	33
我认识的赵老板	45
产权重组,锦州港活了	51
辽河碑林	57
让生命产生生命的人	61
“五爱”辐射出的繁荣	69
老名店再铸辉煌	73
决不糊弄老百姓	77
新机制救活了“老字号”	81
访问式销售向我们走来	85
靠口碑传颂打开营销渠道	89
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93
质量管理出名牌	99

二

贫困的教育与教育的贫困	103
-------------------	-----

门里门外	115
罪恶的权力	119
买 官	131
向谁倾诉	
——青少年心理疾病透视	141
孔雀为何多南飞?	
——我省科技人才与成果南流现象思考之一	145
橘树之江北 何时生为橘?	
——我省科技人才与成果南流现象思考之二	149
何时风还巢?	
——我省科技人才与成果南流现象思考之三	155
开学第一天	159
《雨荷图》的风风雨雨	161
劫夫遭劫(系列报道)	167
许雷走麦城	197
任人宰割的作家	
——版权问题透视之一	209
都来瓜分的权利	
——版权问题透视之二	215
表演者肥了 作者瘦了	
——版权问题透视之三	219

差距多大 潜力多大	
——对我省第三产业现状的思考	223
“名优”之忧	229
看“鬼秤”怎样闹鬼	233
自我损害式消费	235
难以还本的还本销售	239
花 200 元钱	
——我买个“国际美容师”	243
美容? 毁容?	247
令人难以容忍的侵权案	253
药品黑市“买梦儿”记	257
商标远航, 祝你一路顺风	
——我省进出口商标现状分析	265
价格欺诈面面观	271
售小商品为何不给信誉卡	
——关于商家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调查	275
是承诺还是推销	279
如此“竞争”	283
“造假游击队”	287
一次失败的展销订货会	
——辽宁首届糖酒副食品展销订货会留给我们的教训	291
便民, 银行竞争的新焦点	295
警惕金融陷阱	299

30 万元买回一场梦	301
“东北虎”虎山寻“貂裘” ——辽宁赴广东招商引资杂记之一	305
不能等肉烂再给人家吃 ——辽宁赴广东招商引资杂记之二	309
“辽老大”不再“老大” ——辽宁赴广东招商引资杂记之三	313

三

劲草篇	317
狂涛中的英雄	327
两颗心灵演奏的和弦	333
刚开垦的处女地	339
洒向校园都是爱	341
采撷艺术之花点缀生活	345
天在峰峦缺处明	347
他播撒智慧	349
国徽不容尘垢	351
失明者的光明路	357
播撒雨露 倾泻阳光	363
一颗圣洁的心	369
燃烧的青春	377
他,为创造美而生	387
音乐的魅力	391
传统与现代交融 真情随景物流动	401
一颗沉甸甸的心	405

拭净一方天地	407
小雕塑家——刘牧	415
贵能深造求其通	419
“当今的卡罗素”	421
诗,是他的生命	425
真诚,散文的生命	429

四

进行式报道的魅力	433
报纸广告与企业形象	439
金融报道的写、投稿艺术	445
批评报道中暗访的优势	451
浅谈报纸编辑应具备的能力	457
巧用修辞作活标题	461
媒体只有借助资本运营才能实现跳跃式发展	467
准确基础上的跳跃 ——浅谈新闻语言	471
要把一口井挖成一条河	475
专栏是报纸的“眼睛”	479
舆论监督中记者的自我保护	483
浅论报纸发展的新趋势	489
后 记	495

不死的灵魂

一颗普普通通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千千万万颗活着的心为之破碎！

在虞金江不幸逝世一个多月后，我们来到辽河油田，立即被悲恸的云雾所笼罩。油田许多干部、工人，一个个含着热泪，拉着我们的手不放，恳求我们宣传报道这位好干部。于是我们开始了采访。我们发现：虞金江的心，牵挂着千万颗心，为着千万颗心而操劳，而奔波，它是那么博大，大得装得下千家万户；它是那么火热，热得可以溶化忧冰患雪；它是那么晶莹，不染一丝私尘；它是那么公正，对上对下，一视同仁……

每个流泪的人，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

在欢喜岭采油厂，我们走到哪里，人们都争着涌上前来，讲述着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而每个人都讲得声泪俱下，断断续续。我们听的人，心灵都为之颤抖，为之动容。

厂生活服务大队财务组会计孙桂芳，1990年末调到这里工作。起初她看到老虞对人要求那么严格，后悔来到这里“受

罪”。可当一场灾难从天而降的时候，她逢人便说：“多亏遇上了虞大（人们对虞金江的昵称），我们这个家才没有崩溃！”

1991年5月，孙桂芳的爱人汪柏春患了植物神经不调解病，住进了锦州附属医院治疗。虞金江这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却有菩萨般的九曲柔肠，他最见不得病人，比病长在自己身上还焦虑，他见老汪入院两个多月不见好转，心想救命如救火，就找孙桂芳商量说：“小孙，老汪这样住下去可不行啊！会把病耽误的。”孙桂芳哭着说：“我两眼一抹黑，有什么办法呀？”虞金江拿起电话，当即给她在兴城疗养院联系妥两张病床，他让孙桂芳陪丈夫一起去，嘱咐她不要惦记工作。

汪柏春治疗一段时间，病情仍不见好转，孙桂芳一筹莫展。虞金江听说锦州康宁医院能治好他的病，又为他联系。听说康宁医院是精神病院，孙桂芳动摇了，她把丈夫接回家，可后来病情又恶化了。虞金江急了，劝孙桂芳：“你不要想那么多，治好病要紧，听我的，还是去康宁吧！”11月5日，虞金江去锦州康宁医院看望老汪，孙桂芳悄悄地和同来的同志说：“老汪想吃鲫鱼，下次来时给捎几斤。”老虞耳尖心细，他借故上了市场，转遍了锦州的市場也没买到。可是，一个星期后，一桶活鲫鱼，带着老虞的美意真情，蹦跳在老汪面前。老汪吃剩下4条鱼时，说什么也不吃了，说见到这鱼，就像见到了老虞。

老汪牙齿松动，老虞每次去看他都给买些香蕉和活鲫鱼。一次，老虞没工夫去医院，买的一桶活鲫鱼去人忘了捎去，老虞求别人给养着。又有一次车走的急，没买上鲫鱼，只好从自家拿了2.5公斤刀鱼。一路上，老虞追悔不及：“怪我粗心了，没事先买好，亏了老汪了。”

祸不单行，在老汪住院的日子里，大孩子又得了眩晕症，再加上70多岁的病爹，5口之家3个病号，这日子可怎么过？

孙桂芳热泪盈眶地说：“那些日子我真想死，不是遇上虞大这个好人，我也许早先于老汪去了，我们的家也早已不存在了。”一个多月里，孙桂芳的眼睛一直肿着，她说：“老虞的大恩大德我还没有报答，他就走了！”

虞金江无微不至地关怀孙桂芳一家，用宽厚的爱支撑起一个濒临破灭的家庭，这仅是他关心群众疾苦的一个缩影。

面对现实，他有这样一个逻辑：领导需要关心，因为他要带领群众前进，但“关心”领导的人不少，似乎可以少操点心。而基层的群众更需要关心，更需要温暖。我要以扎扎实实的行动，去为群众排忧解难，送上党的阳光雨露。

职工牛春龙逝世多年了，留下史秀珍这孤儿寡母。她家的生活，老虞精心照料，女儿的工作，老虞给奔走安排……我们采访史秀珍时，虞金江的突然离去，似乎捻灭了她生命的希望之灯。一小时的采访，泪水打湿了她脚下的一片水泥地面。

职工杨秀芳孤身一人带着老人和患病的孩子生活。虞金江一次次帮她寻医找药，还发动本系统职工捐款 500 多元送到杨秀芳手中。

现在在欢喜岭采油厂子弟小学做后勤工作的毛峰，10 几年前在采油二大队当采油工。当年，因患阑尾炎手术住院，老虞就一日给毛峰送 3 顿花样翻新的饭菜，以至医院的人开始认为毛峰是他的亲生儿子，一直送了一个月，直到毛峰病好出院。从此，老虞和毛峰结下了不可分割的亲情。人们说：“这一老一少，不是父子胜似父子。”在为老虞披麻戴孝的送葬人群中，就有这个哭得死去活来的毛峰。

和他一同从大庆过来的同志说，老虞关心别人，往往是在牺牲自己利益的同时。

1962 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老虞在大庆工作，他把每月补给自己的 2.5 公斤粮食，分给因吃不饱而不安心工作的同

志吃，自己却到野地里挖苣荬菜充饥。一位被他救过的技术员说：“他用损坏自己的健康来换取我们的健康啊！”

究竟被虞金江帮助过的人有多少？谁也不知道，他好像从来都是为别人的幸福而活着，走到哪里将爱播撒到哪里。从部队到玉门油田，从玉门油田到大庆油田，从大庆油田到辽河油田，他迈着无私奉献的步子，走完了他灿烂的一生。

人人心里有杆秤，称得出真善美与假恶丑。付出与收获相辅相成，你付出真情的仁爱就会获得心灵的真诚，你播撒爱的种子就会有爱的收成。爱的天平永远不会失衡！

“后勤不后，馒头里有原油……”

人们对生活服务工作下过这样的定义：“吃喝拉撒睡，咋干咋不对。”又有人说，管生活的永远坐在“被告席”上。可做了几十年生活服务工作的虞金江却不这么看。“馒头里边有原油啊！”他经常用一位领导同志的话语重心长地告诫各生产大队抓生活的负责人。

摆在我们面前的颜色不一、大小不等的 25 本日记，是虞金江生前留下的，一直记到今年元月 19 日他去世的前一天。翻阅他写了几十万字的日记，我们仿佛看到了虞金江对党的事业“杜鹃啼血”般的责任心。洋洋几十万言，竟没记下一桩一件自家私事，可群众的疾苦却事无巨细，桩桩件件，笔笔有宗——

1980 年 8 月 26 日，食堂：1. 馒头酸，2. 菜量少，没有味，3. 卫生不好，蝇子多，有时菜里有沙有草，4. 有些菜不按成本核算，随便提价，5. 饭菜花样少，6. 炊事员有时在大盆里挑菜吃。1990 年 12 月 4 日，采油三大队炊事员个人卫生不好，头发长，工作服脏；注气大队冰箱太乱，卖饭口、吊扇油灰太多；

作业二大队的主食库较乱，菜刀生锈……1991年×月×日，有的炊事员用手抓饭，土豆不削皮就炒，有的炒菜盐放多了……“饭酸了”“菜咸了”，这是虞金江日记中反复出现的字样，他把石油工人的冷暖，看作和自己的生命一般重要。

为了使各大队食堂不做表面文章，实实在在为一线石油工人服务，虞金江经常不分昼夜地到基层采油队、作业队食堂检查饭菜质量。

1987年深秋一个寒夜，他到作业二大队查看夜班工人的饭菜。他发现饭菜冰凉，当时就急了，告诉炊事员把正在睡觉的食堂管理员叫来。管理员跑步赶到食堂，老虞就当面狠狠训斥了他一顿：“这么冷的天，让工人吃凉饭，亏你做得出。”直到管理员带领炊事员重新做好了饭菜端到工人面前，方才罢休。可老虞还是“咬住不放”，为了转变这个食堂的服务作风，三天两头来检查督促，一直经过3个月，这个大队食堂变成优秀食堂为止。

虞金江时刻想着石油工人，石油工人有话也愿和他讲。1989年的一天中午，虞金江刚刚回到家，就接到一位工人打来的电话，反映他们食堂炒的土豆片不熟，饭里还有沙子。他撂下电话立即赶到这个食堂，把不熟的土豆片和有沙子的饭装进饭盒带了回来，第二天就召开了全厂管生活的大队长会议。会上他端着饭盒气愤地说：“你们瞧瞧，这饭能不能吃？工人风里雨里多辛苦，我们却做出不能吃的饭菜，没有愧吗？”这件事在全厂震动不算小，人们背地里议论，老虞头抓工作可真实啊，啥事也躲不过他的眼睛。

这些年，偏僻的欢喜岭采油厂的职工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观，哪一桩哪一件不浸透着虞金江的心血、汗水，尤其是一线工人，他们的吃、穿、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吃，食堂24小时服务，随到随点随吃。虞金江生前已把对基层的要求

定了规章制度,要求食堂每餐主食品种不能少于4个,副食品种不能少于8个,早餐小菜品种不能少于15个,现在已成为现实。穿,石油工人的衣服有专门的洗衣房,每周一次为他们免费洗补衣服。住,已实现了公寓化,洁净、舒坦。

采访期间,我们事先不打招呼就来到作业三大队食堂,正赶上快要开晚饭了,那宽大的食堂窗明几净,木见本色铁见光,厨房做出的主食有馒头、包子、米饭、面条、蛋糕,已炒出4个菜,炊事员还在继续炒,价格也很低。食堂旁边还有个小餐厅,供应饺子、馄饨,各种炒菜和方便小吃,一应俱全。

很难见到一个基层干部,能像虞金江那样受到工人发自内心的爱戴。他们把他的名字大写在心里。采访中我们才寻找到答案,虞金江的心里装不得权势地位、自家私事,却满装着工人的冷暖。

去年夏天,天气炎热。虞金江到一个采油队查访,看到一位采油工在那喝生水,他连忙走过去询问:“不是发给你们保温筒了吗,怎么还喝生水?”“因送水车没及时送上水,我们才偶尔喝一次,你就别操心了。”那位采油工满不在乎地说。可虞金江听了心里却不是滋味,当场给那位采油工深深鞠了一个躬,并诚恳地检讨说:“对不起你们,我想得不细。”第二天,虞金江便立刻为全厂79个井站各送去了一个电水壶和一个蓄水缸。

维护群众的利益,是虞金江做生活服务工作多年坚持的原则,若发现有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他是从不客气的。

去年5月,为解决职工、家属吃早餐的问题,厂里成立了生活服务中心。虞金江对服务中心做的饭菜要求得很具体。比如:0.5公斤面粉做馒头5个,不准多、不准少;油条炸成一尺长,面要发好、中间不开档,两头不许有死结;包子要一般大,馅投料要足,馄饨要……有一天,他拿起5个馒头一称只

有 0.6 公斤(本来应该是 0.7 公斤),他追问下去,才知做了 25 公斤面粉的馒头多做了 5 个,他指着这些馒头大声地说:“这是克扣群众,侵犯群众的利益。”后来服务中心的领导同志带领职工苦练基本功,现在每天做 100 公斤面粉的馒头从不多一个也从没少一个。

时隔不久的一天早上,虞金江发现服务中心早餐部剩下一大盆稀饭卖不出去,他买来一碗喝,发现里边没有几粒米。他放下饭碗就去找服务中心的领导人:“你们都去喝稀饭,看看里边到底有几粒米,这么办群众哪能没意见?”服务中心的干部虽然挨了批,可心里还是折服老虞的公正。

现在,服务中心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离不了的早点部。职工上班、孩子上学,只要花很少的钱就能吃到热乎乎可口的早餐。

宁可自己麻烦千遍,不让职工一次不便。这是虞金江做好后勤服务的又一原则。过去,厂里给职工食堂供应粮食、副食,都是基层单位派人派车到生活服务大队拉回去,尤其是逢年过节集中分配的副食品,给职工的储存保鲜都带来不少麻烦,也耗费基层的精力。从去年开始,虞金江带领生活服务大队的同志送货上门,卸货到库。光去年,他下基层送货就达 80 多次,数量 20 万公斤。就在他去世的前 10 天,他又和大队的同志们将春节副食品由过去的一次性供应改为发票供应。职工可以凭票随时购买副食,职工家属卸掉了集中购买不便储存的包袱,虞金江却挑起了随时保证供应的担子。

生活服务大队要负责欢喜岭采油厂 8000 多名职工和几千名家属,每年上千万吨的蔬菜副食的组织采购供应工作。19 个大队,121 个基层小队,31 个科室的办公用品的采购供应发放,17 个基层食堂,8 个浴池,20 栋后勤库房,71 栋宿舍楼的管理和生活物资供应。虞金江只身带领着一支 500 多人

的服务大军。远离城市的欢喜岭地区受客观条件限制，搞生活服务难度很大。虞金江为解决这个难题，千辛万苦地带领着这支过得硬的队伍，自力更生，种地种菜，养猪养鱼养鸡。近10年来，每年产菜27万公斤，产肉42万公斤，产蛋12万公斤，鱼37万公斤，他们还办起了豆腐作坊、面食加工点、卖菜点，方便职工，改善生活，把为职工家属的服务工作做得周到严密。

虞金江患有胃溃疡、腰椎骨质增生，冠心病尤其严重。近几年，心脏病魔给他亮起了无数次红灯，仅1991年就4次在岗位因心脏病发作，险些夺去他的生命，而他硬是一次次闯“红灯”。厂党政领导同志对虞金江多病的身体也极为关心，多次让他去医院治疗，又多次要为他调换一个轻松一点的岗位，如去医院或招待所工作。而这位经历玉门油田、大庆油田、辽河油田会战的老石油战士，深知生活服务在石油生产中的位置极其重要，他怎么也不肯下这个火线。虞金江对生死观表达得十分简练而明确：活着干，死了算。他的老搭档王福贵说：“他白天上班是铁人，晚上回家是个病人。”他的儿子虞树林告诉我们说：“爸爸一下班到家就像散了架子，他的后腰骨质增生，有时痛得不敢弯一下，可他照样上班干重活，晚上回来让我给他按摩。开始我用手，后来改成胳膊肘，再后来就用这个顶。”虞树林说着递给我们一个溜光锃亮的三角形木头，这是老虞3年前自己削制用以解痛的器械，因为日久天长的摩擦已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看到它，眼发潮，他是用怎样的毅力支撑着自己已经十分虚弱的生命！在他那个弱小的躯壳里，包藏着一个多么顽强而伟大的灵魂！人们称赞他：不是铁人像铁人，不是焦裕禄像焦裕禄。

虞金江用自己辛勤的汗水，甚至以生命的代价换来了职工生活的欢乐和幸福。人们说虞金江仿佛是一座连心桥，使

党和群众心心相印。

虞金江用自己的心灵之火，点燃了全厂 8000 多名职工胸中的激情。他们为给祖国多出油、出好油，豁上命也心甘。

“管生活的，首先要管住自己的嘴，管住自己的手……”

虞金江在生活服务战线为官 20 多年，职务虽然不高（科级），但职权不算小。他掌管着 1 万余人的食、住、行大权。吃的，鱼肉蛋、烟酒糖茶、米面、蔬菜……用的，冰箱、彩电、家具摆设，各种家庭生活必需品一应俱全。20 多个生活用品库房，数以万计的货物。有人说，一座大型百货商店不过如此。可虞金江立于肉山酒海中不动嘴，过手千百万物品不动手，面对上万元金钱不动心。一个完美的令人钦佩的共产党员形象，坦坦荡荡立于人世。

虞金江生前常说：“掌握生活管理权的人，首先要管住自己的嘴，管住自己的手……”

管生活的要管住自己的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可虞金江却做到了。他管着 10 多个食堂，又频繁地下去检查工作，尤其还经常下食堂帮厨、送粮、送菜，可他却从不白吃一顿饭。他每天早 5 点去服务中心帮厨，同志们认为吃点早点理所当然，可他却把这事看得很严肃。每日他帮完厨便出外排队，花钱买上一份早点。按工会规定，他应该 3 次享受营养灶，他却说，给工人多吃几次吧。自己一次也没享受过。

去年 10 月份，虞金江一位多年的老朋友因公来“欢采”办事，虞金江便领着他到服务中心办的咖啡厅喝了几杯咖啡，走时非扔下 10 元钱不可。服务中心的同志责怪他太“死抠”，可他却说：“如果我连钱都不给，别人来更不会给钱了。”听了这话，同志们感到有道理。

一把笤帚，一个拖布，几斤豆油，似乎是些不起眼的小事，可虞金江却认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形象却是从这些小事上树立的。老百姓也正是从这一件件小事来认识和评价党的干部，认识党的整体形象的。

在生活服务大队的财务账上还可看到虞金江买拖布、笤帚、菜刀交钱的记载。虞金江会抽烟，他还掌管着局里批来的便宜好烟，可他原封不动地分给一线工人，自己从不去抽一支。在他死后，他的同志想找一瓶酒用用，翻箱倒柜没找到，人们为之惊奇。

走进他的家，破旧的家具，简单朴素的陈设，会令你感到这家庭恍如隔世之产物。一个暖瓶破旧得连个把手都没有。一对装衣物的旧箱子，据熟悉的人说，还是1979年从大庆来辽河油田时带来的。大衣柜和一桌两椅，七扭八歪。还有一张普通的铁床。

虞金江，曾管理着数千间房子，可他全家三代6口人住在全厂最早盖的两间旧平房里，室内地面低洼潮湿，破损的窗户，旧漆斑驳，这是全厂最次的房子。副厂长熊维成难过地说：“老虞已经4次让房给别人，我们每次分房给他，他都说先给别人吧，弄得我们都不忍心了。”有时孩子不理解爸爸，就埋怨他，他却说：“爸爸旧社会跟着你们的爷爷、奶奶要饭，哪有房子，哪有个家，现在住得够好的了，还有什么不满足？”

在金钱面前，虞金江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白玉无瑕的纯洁心灵。

1990年，虞金江去南方一家床垫厂准备订购一批床垫。因为订货量大，厂方的推销人员就把装有500元的信封悄悄地塞进虞金江的衣兜里。虞金江发现后立即叫回那个推销员，将款退给了他。推销员以为是嫌钱给的少了，急忙小声地说：“先生，这事好办。”随手又掏出一沓钱递了过来，虞金江很

恼火：“我买你们的床垫是因为质量合格，价钱合理，决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请你把钱收回去。”铿锵的话语，使那位推销员为之震惊。可老虞回来后却默不作声，也不炫耀。后来还是那个床垫厂寄来一封表扬信，大家才知道的。

虞金江每年外出购买货物，购额都高达三四十万元以上。有时对方按比例给回扣。只要把这钱揣进腰包，神不知鬼不觉，便会成为“万元户”。可虞金江却认为，那苟苟且且的事不是党员干的。所以他每次去城里购货，账目都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一次，他到沈阳去购买冷藏箱，对方给回扣2万元。他用这笔钱购买了一些食堂用的炊具，并且在发票上注明了钱的来路。几年来，虞金江拒贿多少数也数不清，所以他办事，谁都一百个信任。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都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荫庇后人，泽及亲朋。所以有人说，如果虞金江的工作，换一个能“整明白”的人去干，会干得“明明白白”。他可以用这个“权”去换取须臾不可缺的钱，或倒来更大的“权”，那他不仅会有一个富丽堂皇的家，还可光耀妻儿老小，亲朋好友。可虞金江却廉正自守，不改初衷。他决不拿国库民财去“候议者之门”，更不用人民给的权力，装饰自家门庭，安排妻儿。

他的结发之妻，随他转战大庆、辽河油田，吃尽辛苦，没沾过他一点光儿，却跟他吃了不少亏。同虞金江一起从大庆转战辽河油田的退休干部黄兴让说：“当年在大庆时，虞金江在采油队是主管生活的副大队长，他主管的家属站，一次民主选举托儿所保育员，把老虞的爱人陈秀兰选上了。虞金江知道后便质问我，你怎么把我家属调到托儿所去干轻活，她年轻的为什么不去干农活？我当时很气愤地说，又不是我个人决定的，是大伙选举的，有意见找大伙去吧！你爱人为什么不能